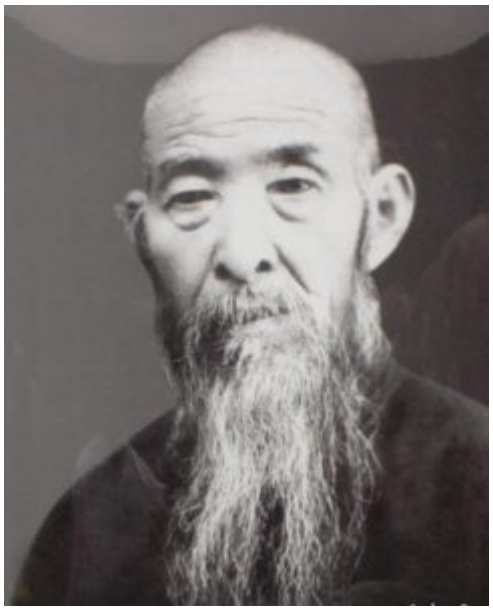
踏雪无痕的武术大师——孙禄堂

2012-7-6



孙禄堂

提示：武术大师孙禄堂先生是大同师尊的师太。师尊的铜钟功老师是马友忠先生，马友忠先生的师父是武术大师蒋幼山先生，而孙禄堂大师正是蒋幼山先生的师父

轻功，在很多现代武侠小说中说的神乎其神，读者也多认为这种现代物理学无法解释的现象是作者天马行空的想象。其实在中国近代二十、三十年代就有不少有关武术大师施展轻功的记载，其中最出名的是孙禄堂。

现今社会也不乏人体悬空的表演，据修炼界高人所述，人体修炼大周天一通，即可起空，只是由于人体能起空，已经超越人类在这个空间的生命境界宇宙法理的要求，所以对修持者的心性要求就不一样，是不能随便示人的。在宗教中讲就是不能破了这个迷。民国的武术大师孙禄堂也说，这已经由修武入道了。

孙禄堂名叫孙福全（1860年－1933年），字禄堂，晚号涵斋。河北省完县东任家疃村（今属望都县）人。孙禄堂是形意拳、八卦掌、太极拳名家，孙氏太极拳的创始人，以武技闻名，有虎头少保、天下第一手的称号。

孙禄堂和儿子孙存周在推手

1、据《社会日报》1930年5月11日——向恺然记述（摘录），“ 孙禄堂虽出自河北，可他在拳术界的声望却是全国宗仰，他的功夫不仅是形意、太极、八卦之类，而且还有几位异人的传授，其中一位叫做陈乐天，他最惊人的能耐是御气飞行，陈乐天把这种功夫也传给了孙禄堂。孙禄堂在东北时，靠这种功夫背负炸药飞越悬崖峭壁，协助当地驻军剿灭匪巢。

去年由北方来沪的几位拳术家也讲，当年孙禄堂飞越紫禁城，轰动京师。余闻而疑之。

年初孙禄堂来沪在俭德储蓄会讲授拳术，余亦前去聆听，孙讲拳术之本乃神气之用。众生不解，请孙演示，孙推脱不过，于是见孙腾身跃起，于大厅上空往来飞行，其势如旋风，难辩其形，随后安然落下。

余惊骇不已，闻掌声骤起，方如梦初醒，始信确有，御气飞行之术。由此可知中国固有之国术神妙莫测。孙曰：此乃神气之用，重在修为心性，心性未抵，枉费精神。由此可知日常修为的重要，这种功夫不是奋力，就可得到的。

孙禄堂的修为一向有口皆碑，终能成就此艺，如今在拳术界孙禄堂的武艺已然是没有人能及的了。 ”

2、据中央国术馆《国术周刊》和《国术名人录》同时记载，“ 孙禄堂于技击遂能批大隙、道大空、神乎其游刃矣。于是驰名燕赵，无人不知活猴孙禄矣。

清军机大臣鹿传霖之季子，性嗜武，喜骑马，延孙师之。一日，鹿季子新得骏骑，乞孙同至郊外试马，季子首先骑骋一匝，霜蹄逐风，诚良骥也，季子复恳孙策马一试。

孙曰：‘ 余勉强行之，未有所长，待季子放驶数趟，余再效颦可耳。 ’于是季子整鞍跃马，扬鞭驰去，孙待马行数弓，乃蹑其后，纵身若飞燕之穿廉，附于马上，如蜻蜓之点水，以两手轻按季子之肩，斯时马行若飞，人捷如猿，季子不知觉也，观者咸彩声雷动，叹孙矫捷轻灵得未曾有。 ”

3、据《天津文史资料汇编》和《武当》杂志1995年9期的记载，孙禄堂之轻功能追良骥。他早年随郭云深往来南北各省，郭常骑马奔驰，而孙揽马尾步行其后，奔逸绝尘。

他还会墙上挂画之功。在奉天时，他曾在徐世昌的总督府表演过此技，当时大厅墙壁光滑如镜，陡直于地，孙禄堂纵身飞上，转体后背贴于壁上，直至一、二分钟才飘然落下。

更令人叫绝的是他的踏雪无痕之功。一次孙禄堂小住津门，时天降大雪，院中积雪半尺余，天亮时，雪已

停，孙禄堂叹之好雪，乘兴用真功走太极拳架。观者付棣看罢大惊，因为孙禄堂所过之处没有留下脚印。

4、据《浙江武林纪事》记载，1931年春孙禄堂先生游杭州，与弟子高振东、曹晏海等沿西湖散步，孙禄堂先生与弟子们游戏，令弟子们追赶自己，赶上者算优胜，传其一个绝技。孙禄堂先生在前面似缓缓而行，弟子们奋力追赶，结果无人能赶上。

5、据《北派国术家掌故》中记载，“光绪时，有蒲阳孙氏禄堂，以拳勇独步一时，举世无敌。其所精之艺为形意拳、八卦拳、太极拳皆内家绝学，禄堂更旁参外家各派，融会贯通，纯以神行，集有清一代拳技之大成。江湖人称天下第一手。

时有宫廷侍卫鼻子李者闻其名，欲约以公赛。知者多劝李曰，孙玲珑透体，鬼神难测，不可公赛。李遂私访，时孙随肃王游，知李大名，待李甚慇勤，谦逊如无所能。李疑为浪图虚名辈，再三邀赛，孙乃从之。二人对立，旁者喊号，号声方出，李尚定睛未动，已然跌出，时孙早立于李之身后。观者皆未见孙何时动作，疑为神乎。李羞去，深悔此行。”

6、据《孙氏武学研究》杨世垣回忆录所载，“民国12年我在天津南开上大学，同年拜在孙禄堂老师门下学习形意拳、八卦拳和太极拳。那时禄堂先师每月来天津一、两次。每次约三、五日不等。禄堂先师常说学习内家拳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也许这个原因，同期的师兄弟中，对我比较看重。

第二年寒假，先师要我陪他一起回到北京，并住在先师家。一天清晨起来，天降大雪，院子里白茫茫的一片。我走出厢房门外，正好禄堂先师手提着灯笼从前院回来，先师站在影碑边看着院子里的雪，似乎不忍下脚。

先师说：‘这是天作银毯。’言罢，纵身一跃，竟到了北房的台阶上。我留意看了一下先师站在影碑旁边的脚印，正在影碑一侧。当天我用圈尺一量，从禄堂先师站着的影碑到北房台阶的距离正好三丈五尺。后来我回到天津跟师兄弟们讲，先师手提着灯笼一跃，竟达3丈5尺。于是有人说郭云深老先生一跃也在三丈外。

后来先师听到了这些议论，当即否定道：‘我也就是勉强两丈外吧。’说着用虎形一跃，然后师兄龚剑堂用尺子一量，果然只有2丈5尺。我觉得纳闷，为什么先师当众故意不跃得远一些呢？

后来李玉琳师兄对我讲：‘这是咱们老师的敬师之德。你们拿郭老师祖做比较，咱们老师当然故意不跃到三丈外了，你老弟就别钻牛角尖了。’所以很多人以为先师一跃就是两丈五尺，其实他们哪里知道禄堂先师手提着灯笼一跃竟达三丈五尺。先师敬师之德无以复加。”

7、据1933年出版的《老氏探赜》记载，孙禄堂先生的道功、轻功、武功皆臻绝顶，近代无人能及。

赵壁尘先生（杜心五的道学老师）认为自己属于往道中人，而孙禄堂先生是在道中人，并称孙禄堂先生乃近代由武入道之唯一一人。“余修仙学，正在途中，所历艰险，非道中人可知，余友中慕仙学者虽众，半途而废者绝多，近世唯孙禄堂先生修得金身，以武入仙者余知仅此一人。余从龙门，孙先生乃文始，虽道脉不同，大旨无二也。”

（文章来源，趣历史网）